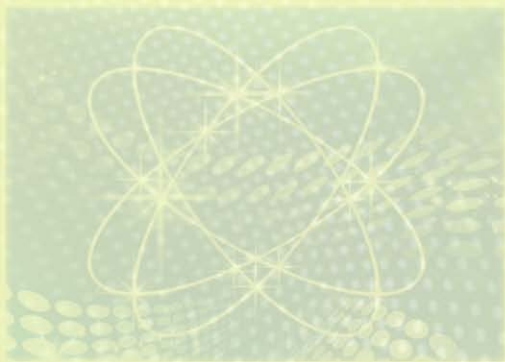


太阳不会失落

肖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太阳

不会失落

TAIYANG
BUHUISHILUO

肖 瑾◎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不会失落/肖瑾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923-2

太阳不会失落

作 者 肖瑾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32 开 12.75 印张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923-2

谨借此小说，深切怀念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罗健夫；并向为开创和发展中国航天微电子事业而奋斗过的所有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愿逝者安息，生者长寿！

——肖 瑾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逐日》

序 言

杨立谦

肖瑾倾心写出《太阳，不会失落》，我很欣慰。

这是第一部描写中国航天微电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文学作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艰辛历程，体现了一代航天人为国防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一个毕生从事航天微电子事业的老人，每每看到书中的主要人物萧云海、罗天良，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罗健夫等许多老战友的音容笑貌；那峥嵘岁月中奔涌出来的如烟往事，使心潮难平……我建议，现在工作在航天微电子战线上的年轻人，能看看这本书，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自己身边曾出了一位“感动中国”的罗健夫。学习罗健夫，为中华崛起不懈奋斗。

作品不落俗套。它浓墨重彩，塑造了萧云海、罗天良、辛民、栗雅芝、萧梦梦等性格鲜明、神态各异的诸多人物，以工作生活的情景相互勾连，悬念迭起，演绎出曲折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作品描写不仅是行业性的，它的笔触依托了“文化大革命”

和改革开放的两大社会背景，实际上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触及了当前令国人注目的反腐和国际反渗透斗争。本可不必写这么多，或许是出于作者也怀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吧。由此，对于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某些观点看法，虽不能一一苟同，但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尤望人们能以宽容之心，通过讨论待之。

作者肖瑾，为人正直，工作充满激情，当年自发地采写了罗健夫事迹。在工作家务之余，克服了种种困难，写出了这部数十万字的小说(含第二部)，若不是出于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是很难做到的。

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要也不应该量体裁衣地去书中“对号入座”。这一点，预先指出和提醒，我认为很有必要。

(杨立谦，教授，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曾任航天七七一所所长，航天九院院党委书记。)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萧云海 /1

第二章 萧梦梦 /17

第三章 辛民 /32

第四章 栗雅芝 /49

第五章 萧云海 /66

第六章 萧梦梦 /81

第七章 辛民 /91

第八章 栗雅芝 /114

第九章 萧云海 /131

第十章 萧梦梦 /155

第十一章 辛民 /172

第十二章 栗雅芝 /190

第十三章	萧云海	/203
第十四章	萧梦梦	/217
第十五章	辛民	/229
第十六章	栗雅芝	/250
第十七章	萧云海	/266
第十八章	萧梦梦	/291
第十九章	辛民	/309
第二十章	栗雅芝	/335
第二十一章	萧云海	/352
附录	罗健夫	/365

第一章

萧云海

你看眼前，神州大地，好一派壮丽山河！看不够爱不尽呵！

—

萧云海身在何处，一时无从分晓。

天空是墨蓝色的，深邃高远，星光闪烁。大地上，他的四周却景色明丽。在一条繁花似锦的小路尽头，一栋小木楼古色古香，掩映在绿树丛中。那是他童年的家。时光倒流，萧云海下意识里回到童年时代了。眼下，他不是年届知天命，在山城市任职中国空间专用微电子研究院院长的萧云海，而是年仅十岁，尚在江城市红十字会学校读书的小学生萧云海。似乎放学之后，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前面小木楼内，妈妈蓝珊一定备妥晚饭，等待他们。

家中装饰简洁高雅。迎面正堂，圣母玛丽亚的大幅画像，熠熠生辉。屋中幽幽地散布着好闻的某种兰草的淡雅味儿。这种香味，是萧云海自幼就熟悉又多年久违的。那是妈妈蓝珊身上才自然沁有的清香。

蓝珊出现了，恍若某个神话电影中镜头一闪，幻化出来的一位非凡美丽的仙子。她含着春光一般温馨的微笑，不知怎的却

一直没有说话。她那一双任何时候总是充满慈爱的眼睛凝视着，忽然闪动出疑惑的目光，似在询问：妹妹呢？

萧云海登时悚然。是呀，妹妹呢？今天他怎么一个人回家了？形影不离的八岁妹妹青青，在哪里？难道被自己丢失？青青，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萧云海惊恐万分。

他从家中跑出来，四周景观突兀大变，一切面目皆非。小路没有了，小木楼也没有了，眼前出现一条呼啸着奔涌而来的滔滔大江。萧云海已经顾不得再想什么。在变得灰蒙蒙的天空下，他沿着江岸奔跑，拼命地呼喊：“青青！青青！”

喊着跑着，他蓦地发现，天尽头水色苍茫处飘荡来一叶小舟。小舟顺着江流飞也似的飘来了，舟上现出一个女孩子的身影。呵，那一定是青青！

萧云海跃身跳入江水，奋力朝小舟游去。沉重的江水压迫着胸口，他感到异常憋闷，想叫喊却再也喊不出声。他感觉只有自己的心灵，依然还在一个劲地呼唤：“青青！青青！”

然而，游近小舟，萧云海却目瞪口呆起来。他看到的并不是妹妹青青。那个似乎被风浪折磨得近乎痴呆的舟上女孩，是萧梦梦，是他现在的女儿。

萧云海腾地坐起身来，胸口剧痛，浑身冷汗淋漓。他睁眼看去，阳光满目。五彩缤纷的光晕，正在他身上在床上在豪华的卧室内、在迎墙油画中的维纳斯与小天使们之间，雀儿般地跳跃。

原来是个梦！

二

萧云海仍然隐隐地感到某种不安。正是十岁那年，生父萧明山像是从天而降，把他从蓝珊妈妈和姐姐（也就是青青）妹妹家中强行领走。

这一走，应当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然而几十年过去，十岁的往事，别说做梦，连想一想多年来他似乎都难得去想过。虽然这一次出差，也有顺带看望女儿萧梦梦之意，思念之情现于梦中，倒也不悖常理。可是，妹妹青青和女儿梦梦，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却如此怪诞地揉合在同一梦中，简直匪夷所思。

难道眼下的梦，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莫非一个共产党人，也得看看《周公解梦》、《星座释疑》之类鬼话连篇的玩意儿，开拓开拓思路不成？

萧云海为自己的不安失笑了。

他揉着胸口，又不由纳闷起来：天已大亮，做个梦就睡过了头？通常情况若非工作通宵达旦，哪怕只睡两三个小时，萧云海也会于每天清晨五点三十分左右一觉醒来。走上科研领导岗位多年以来形成的作息习惯，使萧云海的生物钟，在此时分犹如启动了闹钟定闹功能似的。今天怎么反常了？萧云海下床拉开虚掩的落地窗幔，向外望去。只见天高海阔，朝阳喷薄，海鸟低旋。窗下不远处，雪练也似的海浪正轻轻地推拥着金黄色的沙滩。再看看手表，恰恰五点三十分。萧云海完全清醒过来。

眼下，他驻足的已经不是常年居住和工作的中国西北高坡山城市，而是中国东南海滨海城市，是海城市的一家酒店。为解决院在沿海各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昨日傍晚，他带着院调研组乘飞机才刚刚到来。这个海城与那个山城，相距一个多小时区。昨日这个时分，在山城远郊的骐山，萧云海走到院可靠性研究中心的例行实验室门前，与院质量总师罗天良不期而遇，讨论起ZY-9弹载计算机的出厂事宜时，山城地带还是一片昏暗，仲秋的熹微方才勾画出骐山的情影，淡淡地抹亮了骐山东南山脊间一片挺拔的松林。

ZY-9弹载计算机是为中国新一代武器DF××型系统配套研制的高可靠、全加固、制导专用微计算机。DF××型武器系统号称“杀手锏”，是适应中国统一大业的备战要求，特别用于

打航空母舰舰群的。为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任务，萧云海向国家工业部立下“军令状”。他带领院领导班子，精心组织精心操作，从院到各研究所、工厂，从所、厂到各研究室、车间，直到每一个课题和基层班组，层层分解指标，层层落实责任；环环相扣地抓好设计论证，电路配套，机壳加工，配件生产，联调测试，例行考验以及条件保障等各个作业环节。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工作，拿出了样机。下一步只待与驻院军代表协调验收，ZY-9机就可以出厂，参加拟于明年开春国家进行的武器系统打靶实验。屈指算来，ZY系列弹载计算机参加国家大型飞行实验，已有很多次。明年开春，若DF××型系统打靶成功，将创下ZY系列弹载计算机参加中国飞行试验无一失误的历史创新纪录。

由于ZY-9弹载计算机的研制过程比计划预想的顺利，一个多月前，在整机进入例行考验那天，萧云海就指示院办主任卢明哲拟定计划，筹组人员，安排海城之行。ZY-9机的研制只会成功，不会失败。萧云海是有充分自信的。他是一个很有毅力又很自信的人。他的自信来源于对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挚爱，来源于对罗天良等一大批扑身事业的军工战友们的信任。

在国家“需求牵引”的国防科研方针指引下，伴随中国弹、箭、星、船等航天飞行器的发展，为其配套的专用微计算机、专用集成电路以及专用电子器件等空间微电子产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

一九六五年，萧云海还是北京新华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实习期间就投身国家6510工程，参与了ZY-1弹载计算机即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专用微计算机的研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敌对势力就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封锁。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只能节衣缩食在勒紧裤腰带的生存条件下，自强不息，靠“土法”上马，一切从零开始。

那是一种多么“原始”的高科技工作状态呵！萧云海参与设计制作的计算机内存，竟是通过手工用直径0.08毫米的漆包线

穿越内径不到 0.5 毫米的数十万个磁芯,严格按照数字模型,比绣花还要认真多倍、仔细多倍地一粒一粒编串出来的!稍有疏忽,前功尽弃,一切推倒重来。其艰辛、繁杂和枯燥,在计算机内存完全模块化电路化的今天,对于那些从事同类工作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

逝者如斯,二十八个年头过去。女儿梦梦,都二十五岁了。二十八年,对萧云海来说,已经是多半个人生!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那一个个一尺见方的 ZY 系列“机器”中了。多少光荣与梦想,情爱与责任,欢乐与痛苦,都随之化合、消融……

这一次来海城,萧云海是下了大决心的。他实在太忙。全院承担的军工研产任务,挂在“型号”上的,就有二十六个大项。哪一个“型号”,不与共和国的安危息息相关!为之,萧云海殚精竭虑,常常寝食难安;在他近八年的院长生涯中,几乎失去节假日的概念。然而这一次,萧云海不能不来,在确保 ZY-9 弹载机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必须来。

诸多信息表明:院在沿海各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严重问题,国有资产可能在不断地流失;那里存在的奢侈浪费现象,造成山城这边院内人心不稳,影响到“型号”任务的正常运行。退一步讲,他也应当来。萧云海执掌微电子院快八年了,第二届任期也快满了,沿海投资了那么多公司,却没有来看过一次。为此,早就支持他来“调研”的院纪委书记彭亮,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老萧呵,你再不去,真出了大问题,我脱不了干系,你起码也是个失职!”……

此外,萧云海也想借机看望一下女儿萧梦梦。梦梦大学未毕业就负气出走海城,两年未谋一面,令人牵肠挂肚呵!

于是,在院可靠性研究中心的例行实验室门前,当院质量总师罗天良列举弹载机一系列漂亮的考验数据,汇报说完成 ZY-9 任务大局基本可定时,决心南下的萧云海仍然情不自禁地抓起罗天良双手,由衷感激地紧紧一握。

罗天良的手冰冷冰冷，在冉冉升起的晨曦中，憔悴的脸庞黄中泛青。瞬间，萧云海心情变得沉重起来，问道：“老铁，肝病又犯了？去医院看看。”

罗天良苦涩地一笑，说：“没啥子。”他移转话题说，“萧院长，这边有我们，你放心去海城，一定要去，要搞好整顿。听说那边某些公司花公款，随意请顿饭吃就吃去农民一头牛呵，太不像话了，叫这边的职工咋安心科研！”

萧云海想再说说看病的事，只见院可靠性例行实验室副主任佟梅一路小跑过来报告罗天良，她正监测的 GaAs(砷化镓)器件的抗外层空间辐射的模拟考验出现某种异常显示，请罗总过去看看。罗天良连忙跟佟梅离去，走出几步回过头又对萧云海嘱托道，见到梦梦代问好，说罗伯伯想梦梦。

昨天临别时罗天良憔悴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老铁老铁，你也是血肉之躯呵！”萧云海感叹地想。

“老铁”是人们对罗天良亲切的尊称，源于七十年代一次全院表彰先进的大会上。老八路出身的老院领导严松赞扬道：“大庆有个王进喜，我院有个罗天良。都是一心为革命的铮铮‘铁人’！”从此，微电子院无论老少，都称呼罗天良“罗铁人”、“老铁”。

萧云海不急盥洗，先抓起电话拨通山城，对院办主任卢明哲吩咐，上班后，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陪罗天良罗总去医院看病。尚未起床的卢明哲睡意惺忪地反问道，什么？萧云海重述一遍并严肃地补充说，若有耽搁，我萧云海唯你卢明哲是问。卢明哲醒过劲来，恭恭敬敬地答应，是！心中却悻悻地想：我这个副局长主任成了什么了？成了陪人看病的小医护了？神经！

三

放下电话，萧云海挂念战友的心情并没有平复。从罗天良，

他想到院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傅金戈，想到院计算机工程总师谢起贤，想到院集成电路工程总师文兴邦……当他离开卧室，乘观光电梯降落到下榻酒店一楼大堂时，萧云海的脑海中已把全院从六十年代起就投身中国空间微电子事业的科学家们如数家珍地过了一遍。他决定，一定要同院党委书记贾宏俊认真合计，回山城后把保护科技人员健康的工作作为明年全院一项重点工程来抓。

不留意间，萧云海一头闯入匆匆穿行的一群人中。

一个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彪形汉子，揪住萧云海衣襟生硬地推搡到一边，却彬彬有礼地低声说：“对不起，您走好，先生。您冲撞董事长了。”萧云海定神一看，只见十来个一色装束的男男女女，大概是称之为“保镖”的，簇拥着一个雍容华贵、天姿国色的中年丽人从身前离去。丽人显然注意到这个陷于沉思的中年男子，竟回眸向萧云海深深地注视一眼。

这一眼犹如电石火花，萧云海惊呆了。她是妈妈蓝珊？若不看装束，那翩然而去的中年丽人就与夜间梦境中的蓝珊别无二致。空气中，似乎还隐约飘来只有蓝珊身上才特有的兰草般清香的气息。

然而不是！

蓝珊妈妈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那个混乱伊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夏天，不甘屈辱，含愤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水不平爸爸、她亲爱的丈夫在冥冥之中像有约定似的，殊途同归、自行飞升，“身本洁来还洁去”，永远地离开了。

当然不是！

她只能是青青，与他青梅竹马情胜手足的青青，蓝珊妈妈的独生女儿青青。青青呵，是他萧云海埋葬在身心深处今生今世的唯一真爱。

然而，两个昔日的情侣早已形同陌路，十五年前青青远赴海外时，甚至不屑告诉萧云海一声。过去美好的一切，都被当年他

那个重大的人生抉择丢弃、割断。面对他不得不编造的谎言，青青先是惊异，继而疑惑，继而充满哀怨乃至愤怒的眼神，萧云海早已刻骨铭心！那年寒冬时分，水至青就是带着这种眼神，大吵一架与萧云海分手的。那哀怨、痛苦和愤怒犹如闪闪利刃，一刀一刀扎入萧云海的心口，二十六个年头过去，至今仍在流血。

……虽是清晨，大堂人来人往，看来酒店生意兴隆。过客主要是来华经商旅游的日本人。到处可以听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晨好）”，“おじゃまします（打扰您了）”，“ありがとございます（谢谢）”之类尾音“嘶嘶”的寒暄声。清一色是谦恭的悄声细语的。人头攒动，富丽堂皇的大堂内却表现出在中国类似场所难得一见的安详与宁静。

昨晚下榻后，萧云海才知道，承担接待任务的海城华翔电子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高英树，把院调研组安排入住在该城屈指可数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日中合资的“富士山国际大酒店”。工作多年，萧云海还是第一次消费五星级酒店。他进卧室查看酒店价目单后，指示随行的院体改处处长辛民，重新联系第二天以后的住处。

萧云海走出酒店大堂，透过门前音乐喷泉冲击起来的斑斓水雾，望着宽敞草坪上空依次排列、猎猎飘扬的中国五星红旗、日本国太阳旗以及酒店的富士山标志旗，还在隐隐作痛的胸中涌动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

对日本，萧云海没有多少好感。倒不仅仅因为他的生母，在一九四三年死于日本帝国主义飞机对江城市的狂轰滥炸，那时他不满两岁。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国家，像一只恶狼曾闯进左邻右舍肆虐，对其他国家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三十年过去了，五十年也将过去，它不仅没有忏悔之意，还处心积虑地美化侵略，为军国主义招魂。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而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可话音未落，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日

本就将东条英机等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甲级战犯作为国家烈士合祀于靖国神社，堂而皇之，顶礼膜拜。如此漠视受害方的感受，如此以怨报德，匪夷所思，简直到变态地步……算什么事呵？！

萧云海出访过日本，曾在名古屋入住一家酒店。一伙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先，酒店堂前两个侍役拉门迎客，点头哈腰，鞠躬致意。等到萧云海一行时，侍役礼仪照旧，却明显地漏出一脸轻蔑的讪笑。有个家伙竟然嘀咕一声，“支那の人だ……”通晓日语的萧云海一听，顿住脚步用日语斥道：

“知っている！中国の方です！立っている中国の方です（搞清楚！是中国人！是站起来的中国人）！！”

出访团导游是个旅日华侨，向萧云海介绍说，出名古屋去东京的路上，有一座三根山，属于日本国家公园。在三根山山顶建有供奉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的陵墓，名曰“殉国七士之墓”。萧云海看了看导游提供的相关照片，其中一幅拍的是一个护陵雕塑：一个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的金刚。“这哪是一个泥塑呵，摆明是一只暂时被束缚了手脚的恶狼！”

萧云海满腔怒火，好不容易方压下自己一闯三根山的冲动。他看不懂日本的某些执政者们：谦恭伴随粗野，浅薄仿佛又很深沉；在他们的引导下，一个不知反省、不懂善恶、肆意践踏历史良知的民族，将会走向何处？

酒店巍峨秀丽。椭圆底座的楼群建筑，从下而上又收缩为梯形，顶部则染成雪白颜色；远远看去，俨如一座“白雪皑皑”的“富士山”。在南国湛蓝天空的映衬下，色调气势都很逼真的造型，体现出某种艺术和雄厚财力的融合。萧云海站在草坪上端详一会，便沿着一条棕榈甬道绕过“富士山”，漫步向海滩走去。

这一带海滨叫“十里金沙”。沿线的天然海水浴场连绵不断，风景如画，是海城市的休闲胜地。此时海滩已有不少游人。踩浪的，游泳的，拾贝的，还有若干身着鲜艳泳衣的少男少女嬉